

## ///烟火人家

## 人间一碗饭

■李 晓

早年在乡下，乡人们在路上遇见，开口问候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吃了么？”那时候人们的日子大多清寒、简单，吃饭是头等大事，这样的问候里有一种关切之情。

乡人们吃饭，还喜欢碰头一起吃。我老家村子里乡亲们吃饭时，常捧着饭碗聚集在村口的黄葛树下，一边唠唠嗑溜地扒着食物，一边闲聊着村里的“桑麻事”。乡亲们彼此间还互相打量着碗里食物，看到谁的菜少了，就往其碗里添一些自己的；若谁的碗里菜色相对不错，就会向之讨一筷子……在一碗饭的时间里，人情得以凝聚，乡情得以升腾。

而夫妻二人在烟火漫漫的日子里吃着共同的饭菜，食物对他们的灌溉滋养，或许能够融合、改变彼此的面相。爸爸七十五岁生日那天，和妈妈去小城老街相馆里照了合影。照片上，妈妈眼帘下垂，爸爸也如是；爸爸眉头紧锁，妈妈也如是。爸爸和妈妈，连鼻梁两旁的法令纹脉络都是十分相像的。我很少看到爸爸笑，妈妈也是，他们一辈子都有着无法解脱的忧郁心事。

爸爸五十岁、妈妈四十二岁那年，失去了我十九岁的哥哥。有一年除夕，妈妈照常做了丰盛的家常菜，城市温暖安详的灯火里飘着万家团圆的饭菜香。等到一家人吃年夜饭时，妈妈突然挥舞着锅铲对我说：“快，喊你哥哥回家吃饭！”

一家人顿时懵了。那顿年夜饭，妈妈很少动筷子，一直凝视着享用美食的家人，目光沉沉。我们知道，那时妈妈心里在念想什么。那年城市还没有禁放鞭炮与烟花，我和爸爸在阳台上燃放烟花，哧哧哧上蹿的烟火升到天空中爆开一朵花，城市在呛鼻的烟味里迎来了新年。妈妈做了汤圆，依然多盛了一碗，那是给哥哥的——大年初一，也是我哥哥的生日。

每年清明节，妈妈会在家里摆上饭菜碗筷，双手作揖，嘴里喃喃。她呼唤的，是逝去亲人们的名字，呼唤他们回来吃上一顿饭。每逢那样的日子，

妈妈总是眼神发亮，鼻翼翕动——她似乎在空气里嗅着了与平常不同的气味。

前年秋天，爸爸毫无征兆地突发疾病离开人世。妈妈说，那之后总觉得老屋子里有风吹来吹去，即使门窗关得再严实。爸爸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八年。五十八年里，爸爸吃妈妈为家里做的饭应该有数万顿了。爸爸离世后，妈妈很少往桌上摆饭菜了，她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，用拔了八颗牙的嘴缓缓地嚼着饭菜。这和妈妈当年在乡下时的习惯是一样的——她为全家人做了饭菜，自己一个人则坐在柴火灶前的小板凳上，随随便便扒拉

几下简单的进食就算是一顿饭了。妈妈由此落下了胃病。

妈妈做的饭菜，爸爸爱吃。爸爸当年还在县城机关工作时，周末回家还要干农活。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，布谷鸟在林子里叫得正欢，稻田里水光闪闪，年少的我跟着妈妈把饭菜送到爸爸耕作的农田边。爸爸吃着妈妈做的可口饭菜，田里的老水牛则用老实的眼神望着我爸爸吃饭。等吃完饭，满腿泥浆的爸爸把老水牛牵到田边吃茂盛的青草。爸爸扭头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今后你长大成人了，要自己挣上一口饭吃。”年少的我内向木讷，爸爸总担心我将来没能力稳稳当地端

上一个属于自己的饭碗。

我十八岁那年去一个小镇单位工作，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饭碗。去报到的头一天，爸爸让妈妈做了一桌好菜好饭为我践行。爸爸没有多讲什么，但从他充满慈爱的眼神中，我读出了他的肯定和放心。

结婚成家以后，我和爸妈分开居住。他们更多的日子，是在烟熏火燎中一起默默吃着家常饭菜，静守日落日出。

有次我提前告诉妈妈自己第二天要回老家吃饭，妈妈头天晚上便在老炉子里咕咕嘟嘟炖肉。夜里门响，妈妈迷迷糊糊起床开门，以为是我深夜喝醉后直接回家来了，结果是一只流浪猫用爪子在扑腾着房门。后来那只流浪猫被我妈收养了，它喵喵喵的可爱叫声打破了老屋里的沉默时光。

今年初春，爸爸墓前的一株桃树早早地开花了。我和妈妈来到爸爸墓前，妈妈把从家里端来的饭菜放在地上，然后抚摸着冰凉的墓碑，嘟囔了一声：“老头儿，吃饭了。”墓碑上相片中的爸爸，慈祥微笑里有着掩不住的忧愁。

瘦小的妈妈坐在墓碑前，目光痴痴，等着爸爸“吃饭”。那一刻，我就在心里对天上的爸爸说，爸爸，您走了，我会多陪妈妈吃饭。那锅里、碗里食物腾起的热气，那在一个桌子上一同咀嚼食物的声音，就是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、最深情的岁月歌谣。

人间一碗饭，静静地等待，静静地陪伴。



## ///闲思随笔

## 微雨清明梨花白

■马 俊

清明时节，气温适宜，风和景明，草木萌发，显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。此时亦是花开繁盛之时，各式各样的花朵竞相开放，明艳灿烂。清明时节开放的花朵中，我最喜爱的是气质独特的梨花。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”在我的认知中，梨花的气质与清明这个节气最合拍。甚至可以说，梨花是为清明而开，清明是梨花的归宿。梨花有高洁之美，有优雅的气韵。她不像桃花那样妖娆，也不像杏花那样喜气，仿佛自带清冷气质，有点孤傲，有点超脱。梨花有身在凡尘又超然尘世之外的双重色彩，既

能够与桃花、杏花、李花等一起撑起春天的场面，又能独树一帜展现她特有的魅力。梨花的美最主要在于洁白二字，她的这种洁白并不流于表面，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纯洁风范，所谓“美人在骨不在皮”。那种由内而外的洁白，分外让人怜惜。美丽的梨花，冰清玉洁，圣洁如雪。如果让我说梨花的花语，应该是纯洁、真挚和深情。清明是祭祖之时，一树树梨花染出一片片洁白，而洁白的颜色象征冰心一片，正可以表达出我们对先祖及逝去亲人的怀恋、惦念和深情。

为清明而生的梨花，既装点着人们的生活，也帮人们传递着情谊。单看一朵梨花，其

形状与桃花、杏花相似，并不出奇。因为洁白的颜色，使得她有了更高的辨识度。一朵梨花是一个精灵，一树梨花则成了一位白衣仙客；一片梨花是一片洁白之雪，片片梨花就成了白色的海洋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雪似梨花，梨花如雪。梨花的气质虽然是清冷的，但开成规模也就有了声势。我的家乡有很多梨树，广袤的土地上，农人们打理的梨园一个连着一个。到了清明时节，花开浩荡，远远望去，如同白雪落于大地。梨花灿烂之中，隐约可见不少墓地。伴着梨花的飘落，很多人在墓前祭祖。一树树梨花，寄托着我们的哀思和情谊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当微

雨飘落之时，千树万树的梨花就成了雨雾中的淡妆美人。那些梨树，仿佛披着白纱裙一般，朦胧唯美。朵朵梨花之上，有细密的雨珠点缀，仿佛镶嵌了玲珑剔透的玉珠。“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”“梨花带雨”是异常美丽的风景，很多人用此来比喻美人落泪。微雨清明梨花白，人间几多伤怀？那些带雨的梨花，见证着人世间的聚散离合，见证着人世间的沧桑无常。人有悲欢离合，花有盛开凋零。即使人生有再多眼泪，有纯洁美好的梨花陪我们度过年年岁岁，也会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。

梨花有淡淡的香味。有人说颜色浅的花香气往往浓郁，

梨花却打破了这一规律。她的香，与色与形完美统一，都具有淡然之美。虽然自古以来梨花广受人们喜爱，却很少有人会在院子里种梨树，因为“梨”与离散的“离”谐音。梨树根植在广阔的田野里，不受拘束和羁绊，梨花开起来更加自由自在。梨花确有一种自由的气质，她天生属于更广阔的地方。当然，也有人家不讲所谓的忌讳，在自家院子里种下梨树，拥一院梨花、享一院清香。“桃花人面各相红，不及天然玉作容。总向风尘坐莫染，轻轻笼月倚墙东。”梨花有玉的属性，容颜绝美，气质孤绝。

又到清明时节，你是否也会循着梨花的踪迹，去赴一场清明之约？